

# 赖锡斯拉哈斯 费雷泊士

〔古希腊〕柏拉图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

# 赖锡斯 拉哈斯 费雷泊士

〔古希腊〕柏拉图 著

严 群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93 年 · 北京

Πλάτων  
ΔΥΣΙΣ  
ΔΑΧΗΣ  
ΦΙΛΗΒΔΟΣ

本书译文依据周厄提(B. Jowett)译,《柏拉图对话集》(The Dialogues of Plato)并参考福勒(H. N. Fowler)译。参卜丛书(Loeb library)《柏拉图集》(Plato)

ΛΑΙΧΙΣΙ ΛΑΗΑΣΤΙ ΦΕΙΛΕΙΒΟΣΗΤ  
赖锡斯 拉哈斯 费雷泊士

〔古希腊〕柏拉图 著

严 群 译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  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
ISBN 7-100-00960-X/B·129

---

1993年5月第1版  
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2600册

开本 650×1168 1/32  
字数 90千  
印张 5 1/8

定价: 4.0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赖锡斯.....  | 1  |
| 译者序 ..... | 3  |
| 正文 .....  | 10 |
| 拉哈斯.....  | 45 |
| 费雷泊士..... | 81 |

# 赖 锡 斯



## 译 者 序

译者译完此篇，觉得有几点应和读者申述一下，就是（一）关于柏拉图的生平；（二）关于柏拉图的著作；（三）关于本篇的性质与内容。现在且用极简括的办法，把这几点点写在下面，作为本篇的小引。

### （一）柏拉图的生平

柏氏生于西元前四二八一七年，死于西元前三四八一七年，活到八十岁。他是希腊雅典人，他的父母俱出望族，据说父族还是雅典古代帝王之后。他有兄二人，妹一人。

柏氏早孤，母亲改嫁，他是在后父家里养大的。他幼年跟上三个先生——一个教文法，一个教体育，一个教音乐。相传柏拉图这名字还是那位体育教师给他起的，为的是他的额宽、肩阔、胸大，至于他本来的名字，却是亚力斯托克里斯(Aristocles)。他幼年时候就有相当的艺术的培养，除那三门主要功课以外，他还学些绘画和做诗。

以上所述是柏氏的幼年时期，截至西元前四〇七年

止。为明瞭起见，以下把他的生平分成三个时期：（一）求学时期（从西元前四〇八一七年，二十岁到西元前三九九年，二十八岁）；（二）出游时期（从西元前三九九年，二十八岁到西元前三八七一六年，四十一岁）；（三）讲学时期（从西元前三八七一六年，四十一岁到西元前三四八一七年，八十岁）。

（一）求学时期 他二十岁那年才去跟苏格拉底，至此把以前的文学作品全部烧掉，表示尽弃前功，以专心一志于苏氏之学。他跟苏氏一直到二十八岁，苏氏被处死刑为止。苏氏一死，他就离开雅典，到各地游历。

（二）出游时期 这时期住了十三年之久。他所到的地方有默加拉（Megara）、爱安尼亚（Ionia）、赛令尼（Cyrené）、埃及、小亚细亚、意大利、西西里（Sicily）等处。他到西西里是因为政治的活动，他有一个门生和那里的西拉鸠斯（Syracuse）国的国王有联系，把他荐去，意在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谁想此行遭个大失败，几乎把命送掉——先是被那国王卖到伊井拿（Ægina）当奴隶，一到那里几乎遇害。后来被一位赛令尼的旅客赎去，送回雅典。

（三）讲学时期 这时期最长，差不多有四十年。他四十一岁那年从西西里脱险而归，便在雅典设立学校，专心讲学；他的学校叫做埃克当美（Academy）。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讲学，他三十二岁那年（西元前三九六—五年）起，曾一度在雅典讲过四、五年的学，不过还没有设

立学校，只是在出游时期中——未去西西里之前——利用空闲时间来讲。这四十年讲学，成功最大，他的学派自此成立，他的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成于此时。不过这四十年中间，他曾两次重做政治活动的梦：第一次在六十一岁那年（西元前三六七年），第二次在六十七—六岁那年（西元前三六一年），两次都是重到西拉鸠斯去，两次全遭失败，第二次尚且有性命的危险。他重经这两次的失败，对于政治活动可灰了心，惟有在学问方面做他的口耕和笔耕的工作罢！

他八十岁那年（西元前三四八—一七年）死的，据说一天正在朋友家里吃结婚的喜酒，忽然宴然而长逝的。他死后，雅典人以厚礼葬他，还有一个波斯人在他的学校里替他立个纪念碑。

据说柏拉图这人，从其外貌看，则魁梧可敬，自其性情说，则和蔼可亲。行事极有条理，循规蹈矩，甚至谈笑之间，也是有节制的。有一件奇事，就是他毕生未尝一近女色——纯洁乃至于此！他是富于理想的人，而一方面不忘实行，所以处处想把他的理想国推诸实现。他原来的愿望是要做个政治社会的改进者，科学家与哲学家还在其次。但有一点必须明白，就是他的救世方法是从科哲二学出发，所以他的学术理想是个理性主义，政治理想是个尚贤政治。后来他失意于政治活动，置身教育，也是为的要实现他的理想，先替国家培养人才，这些人才将来乘

政,便是他理想中的人物——所说“哲人帝王”(Philosopher King)者是。他最反对的是庶民政治(Democracy),以为在此种政治之下,一切所设施的都不过盲动,理性的成分极少,无往而非感情用事。

## (二) 柏拉图的著作

柏氏是古代著书最多的人,他的著作生涯总在五十年以上。最可庆的,他的著作全部留传。可是这些著作都是为一般人写,至于对门弟子们的说法,自己不曾打稿,听者的笔记一概不传,我们只能在亚里士多德和与他并世的人的著作中,窥其一鳞半爪而已。

柏氏的全部著作计有对话录四十三,书札十三,和一些零条的界说。界说都是假的,书札大部分可靠,不过后人伪托的也不少。至于对话录,则西元后第二世纪的Diogenes Laertius所著之《著名哲学家的生平与学说》(Lives and Doctrines of Famous Philosophers)里面,只举三十五个,其余的认为绝对假的。后世研究柏氏著作的人,就这三十五种之中,还分出许多真假,甚至有人只认其中的九种是真的。这种剔疑去伪的风气,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最盛,以后又转过来。总之,关于柏氏的对话录,除却真伪的问题以外,还有次序的问题——(一)讨论问题的次序(二)写成年代的次序;此处不能讨论,读者

如果关心这些问题,请参考拙著《柏拉图》(世界书局版),那里引述各家之说比较详细。

柏氏的对话录,表面上属于笔记的体裁——把苏格拉底和一些人的谈话纪录下来。但是,实质上不见得只是纯粹的笔记而已,大部分是他自己有心的著作。不过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候,不肯用自己的姓名,总是托诸苏氏之口;至于他所不赞成或所反驳的学说,也是借几个人的口吻说出。现在把各对话录中代表正反两面意见的重要角色制表如下,或者对于初读柏书的人有些帮助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代表正面学说的人(他自己的<br>或所赞成的意见)  | Socrates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Timaeus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tranger from Athens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tranger from Elea   |
| 代表反面意见的人(他人之说<br>或他所不赞成之说) | Thrasymachus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Calicles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Pollus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Gorgias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Protagoras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Hippias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Euthydemus           |

至于柏氏著作的英文译本,据谫陋所知,旧一点的可  
Bohn's Library 的本子(London, George Bell Sons

出版) 柏氏的全部著作都译完了, 共有七本, 末后两本是提要与附录; 现时所通行而且被认为标准的有 Jowett 的译本(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), 一共五本, 不曾译完; 最新的有 Loeb Library 的希腊英文对照的本子(London, William Heinemann; New York, G. P. Putnam's Sons 出版), 尚未出全, 现在已出十二三本——似乎快全了。第一种比较是直译, 文字有时不好懂; 第二种稍为近于意译, 文字很美, 但有时意思很晦; 第三种最好, 文字浅显准确。本篇是根据第二种、参考第三种译成的, 但是仓卒脱稿, 未及复校, 错误之处恐怕难免, 且待日后改正罢了。

### (三) 赖锡斯

柏氏的对话录有两种体裁:(一)直接的对话(二)间接的叙述,前者是记当时的谈话,后者是记事后一个人的追述。本篇体裁属于后者,叙述的人是苏格拉底,他追述自己某日和赖锡斯们的谈话。

若论内容,则本篇所讨论的是伦理上友谊的问题。最后没有结论。这是柏氏对话录中所常见的事,有时结论隐隐约约见于别篇里面,有时简直没有,只做后起学说的基础;例如本篇,便是 Phaedrus 与 Symposium 二篇,以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准备。但是,这种没

有结论的东西自有它的价值，我们藉此可见他对某种问题应付的方法与精神——问题怎样发生、怎样提出，一层一层的理论怎样推进、怎样演变。我们几千年后读这种作品，能够见得古代希腊民族在名学上的训练，就这一点上我们的先民和他们一比，真要惭愧到万分！

若论性质，本篇比较近于纯粹的笔记，换句话说，其中所记，大概都是苏格拉底的话。前面提过，对话录中的学说，有一部分是苏格拉底的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。本篇纯粹表示苏格拉底的精神，柏氏写成它的时候，大概还早（似乎在壮年时代），那时他自己没有独立的主张，还是在苏氏的影响之中。柏氏三四十岁的作品，戏剧的艺术最高，大都用传神的笔法画出苏氏那种不朽的人格。本篇便能见其一斑——苏氏那种人老心未老的精神与态度真能活跃在纸上，他真不愧自称为“老孩子”啊！

人物：苏格拉底——叙述的人

|      |   |       |
|------|---|-------|
| 孟纳曾奴 | } | 叙述中的人 |
| 希朴太里 |   |       |
| 赖锡斯  |   |       |
| 特屑普  |   |       |

景地：雅典城外一个新建的屋内体育场

那时我正从爱克当美一直到赖锡安去，顺着靠围墙的一条路走。当我走到附近潘奴喷泉的那个小城门的时候，我碰见希朴太里——希尔宁牧的儿子，和特屑普——一个比亚地方的人，此外还有一班青年和他们站在一处。希朴太里看见我来，便问我几时来的，现在想到那儿去。

“我从爱克当美一直到赖锡安去”，我答应着。他说：“何妨加入我们这里来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都是谁，我要跟你们到那里去？”

他指着一块空地，和对墙开着一个门，便说：“这里有一座房子，我们常在那儿相聚；我们成个很好的伴侣。”

“那是一所什么房子，你们在那里做什么玩意儿？”我问。

他答应道：“那房子是一所新建的屋内体育场，我们在那里只是谈天——你平常所高兴的。”

“谢谢你们”，我说，“那里还有教师不曾？”

“有，就是你所敬重的老友米卡”，他答应。

我说：“真不错，他是个有名的教授。”

“你要同我们一起去见他么？”他说。

“好罢”，我说，“但是我要先知道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，其次就是你们当中谁和谁好。”

“各有各的相好”，他说。

我说：“谁是你的相好？请告诉我，希朴太里。”

他听这话便红了脸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啊！希朴太里，你关于爱情的事，现在不必说有，也无须说无，这都是太晚了；因为我察出你非但在爱恋之中，并且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。像我这样蠢的人，上帝还赋予他对于这类情感的觉察力呢。”

他听了这话脸愈红起来。

特屑普说道：“希朴太里，我愿意看你红着脸、踌躇着把情人的名字告诉苏格拉底，他如果和你同在一起一些时候，恐怕要被你那一套话闷死。苏格拉底，他真把我们的耳朵塞满了称赞赖锡斯的话，我们的耳朵几乎没聋了。当他的情感有些提高的时候，便哼着赖锡斯的名字来催我们入梦。他的散文写得并不高明，可是他的韵文真是无匹；当我们被他的诗歌浸透的时候，那可真受不了。最难堪的就是他在情人面前唱的时候，他有那种颤动的嗓子，唱出声音叫人不得不听。你瞧，现在被你这么一问，便

红了脸。”

“赖锡斯是谁啊？”我问道，“我想他一定很年轻，因为他的名字在我很不熟悉。”

“怎么？”他说，“他的父亲是个名人！他承袭了父亲的名字，自己的名字却不大通行。可是，你虽然不知道他的名，必也见过他的脸，这就很够认出他是谁。”

“告诉我他是谁的儿子”，我说。

“他是意尊地方登牧克拉提的长子。”

“啊，希朴太里，多么可贵、多么美满的爱！请你对我也表演些对他们所表演过的故事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懂得怎样谈爱不懂——无论对情人或旁观者”；我这样对他说。

“苏格拉底”，他叫我，“你可不把这人（指特屑普）的话当真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说，“你的意思是要否认你对伊人用爱么？”

“不”，他说，“我只否认做诗赞颂情人。”

“他有些变态”，特屑普说，“他可疯了，尽说些废话”。

“希朴太里呀，你就做些诗歌赞颂情人，我也未必要听；只是愿意知道做诗的用意，使得我明白你对情人怎样进行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特屑普能够告诉你”，他说，“因为他既说我的歌声不绝于耳，他必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果然不错”，特屑普答应着，“我知道得真清楚，他的

故事可笑得很。他虽然是用情的人，对于所爱极其诚挚，可是并没有什么贴切的话对情人说，这不可笑么？他尽叙些举邑皆知的他的情人家里的盛事：乃父、乃祖以至其他先人——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良马、他们在毕达比武会的胜利，以及其他种种文勋武绩。这些就是他所写给情人听的故事。还有可笑的呢，前两天他曾做一首诗描写他祖先怎样欢宴他的亲戚哈拉克里——这位祖先据说是意尊地方开辟始祖的女儿和楚士同居所生的。这都是些啰啰唆唆的老太婆的故事，他唱着叫我们听，我们也不得不听呢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便说：“可笑啊，希朴太里！你在情场上还没胜利之前，竟然做起诗来赞美自己？”

他说：“我的诗并不是赞美自己的，苏格拉底。”

“你想不是？”我说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他答应着。

“毫无疑问”，我说，“这些诗歌都是赞颂你自己。假如你在爱情上已经成功了，那么这些诗歌才是你的光荣，才能夸耀你自己，因为你得着这么一个情侣；但是，一旦他和你离异，那么你以前愈称赞他，便愈显得可笑，为的是你遭了一场失败。所以，知趣的人，在没有十分胜利之前，从不赞颂所爱的人，以防意外的离异。还有一个危险：那些姣好的童子们一受人称赞，便充满着虚荣和自大的心。”